



十架與刀



# 十字架與刀



日本人在軍事上擁抱歐洲人帶來的神兵利器，收為己用，從室町時代流傳的大鎧、胴丸，到生產本土化的南蠻胴、國友鐵炮。可是遠東的武士一如世界另一邊的印加勇士，為小小的木造十字架擔憂不已。分別在於幕府將軍沒有像印加國王被西班牙人處決，被處決的反而是成千上萬的傳教士和信徒。



## 渡來的神

在地理大發現的早期，歐洲人對世界的認知還很模糊，西班牙正與葡萄牙爭奪新世界霸權。為了平息新發現領土的主權爭議，兩國先後簽訂過《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1494)及《薩拉戈薩條約》(1529)將世界一分为二，馬六甲以東為葡萄牙的所有，以西為西班牙所有。條約簽定時歐洲人還未發現日本，誰最先踏足那片領土，即將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即使梵蒂岡對各修會的指示只是「拯救拜偶像的日本靈魂」，兩航海大國仍各自支持耶穌會、方濟會、宣道會等修會傳教至新世界每個角落。

最先將天主教帶到日本的是得到葡萄牙國王支持的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沙勿略 (Saint Francis Xavier)，他在鹿兒島登陸，時值十六世紀四十年代。一心廣傳福音的聖方濟在日本遭遇到的困難遠比他預料的大，他發現日本人的靈性信仰非常充實，神道和大乘佛教已經在日本扎根多個世紀，不會輕易接受天主教(及其他亞伯拉罕諸教)的一神論世界觀。更甚的是，日本人的神遠比沒形象的上帝實在多了，天照大神的後裔與常人一樣會老會死，可是還活生生的在京都，人們又豈會選擇傳說能在水上行走、死了又復活卻升到天上了無蹤影的耶穌？



### 佩十架的大名

儘管日本人一時不甚接受西方的宗教，可是在做生意方面還是從善如流的。與聖方濟一同在鹿兒島、長崎一帶活動的除了傳教士還有商人，他們帶來洋服、洋酒、眼鏡等新奇玩意，最吸引到大名的是火繩槍和硝石(製作火藥的重要原料)。領土擴張是戰國時代大名頭等關心的事，為了得到更先進的兵器和貿易生意，他們不介意歐洲人在藩內興建教堂，甚至會拆掉傳統的廟宇和神社。大友宗麟、大村純忠、有馬晴信、小西行長等耳熟能詳的九州大名都是基督徒，在他們的支持下日本的信徒數目大幅上升，至1582年聖方濟去世時已有約二十萬名信徒及二百五十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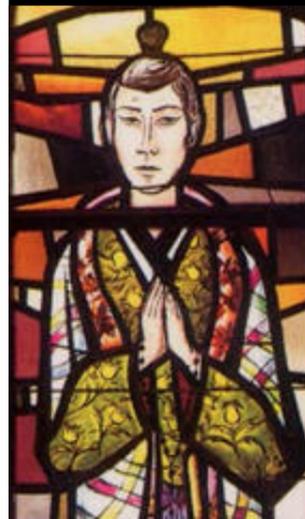
最會利用宗教的大名當數織田信長，雖然他曾經皈依法華宗，但終其一生都與佛門對抗，故此需要西洋商人帶來的先進火器，也需要透過親近西洋宗教與信仰傳統宗教的權力板塊切割。不同影視作品常以「第六天魔王」指稱織田信長，然而何謂「第六天魔王」？

「第六天魔王」是佛教神話的魔王，專門以各種威逼利誘阻礙修行者參悟佛法。信長的勁敵之一，甲斐的武田信玄，是虔誠的佛教徒，還曾經請工匠按自己的樣貌雕刻一尊不動明王像。信玄在信長於1571年進行比叡山燒討後收容了出逃的天台座主覺想法親王，相傳後來信玄便取用了本來屬於法親王的頭銜，以「天台座主沙門信玄」署名寫信給信長。信長看後一哂，回信署名「第六天魔王」戲謔信玄的故作嚴肅。除此傳聞外，記錄甲斐國兵法的《甲陽軍鑑》亦以「天魔變化(化身)也」一語形容先後與天台宗及一向宗開戰的信長。

在燒過佛教的本山後，信長也不放過基督徒大名的地池，可是令大名歸順的不是火槍鐵炮，而是他自己的信仰，這位大名叫高山右近。右近的父親友照本是佛教徒，在右近十歲時聽了耶穌會修士洛倫索了齋(Brother Lorenzo，本為盲眼琵琶法師，後改信基督教)傳道後深受感動，便領着全家受洗，並拆毀其封地高槻城內的神社及佛寺，改建教堂。

高山右近二十一歲時從父親手上接過高槻城，四年後高山家效忠的荒木村重背叛織田信長，而高槻城正好處於京都和大坂之間，是兩股勢力必爭之地。信長知道金錢和武力不足以動搖右近，唯有其信仰可令其犧牲一切。信長便委托耶穌會修士向高槻城招降，若不歸順便會攻入城並處死城中所有基督徒。耶穌會修士也大力游說，指荒木村重的叛變不是正義的，在此事上不能不問是非與信長為敵。經過徹夜祈禱，在作為武士的名譽和基督徒的安危之間，右近選擇了後者。翌日早上這個基督徒城主剃光頭髮、穿紙衣、不帶一兵一卒地迎接信長入城。不久前還在威脅要殺掉所

有教徒的信長不但沒動右近和他的部下一根毛，更因為高槻城歸順成了荒木軍敗北的關鍵，賞賜了高山家更多封地，甚至能夠在安土城開設神學院。可是好景不常，信長於本能寺之變中身亡，後來掌權的羽柴秀吉也將右近在信長葬禮上不肯上香，以及在封地內搗毀神社佛閣的行為看在眼內，以致後來頒布著名的《伴天連追放令》。



· 高山右近於2017年2月7日獲教廷宣為真福。



### 狩獵切支丹

天主教徒在日本遭到鎮壓，是本土與外來文化的磨擦，宗教戰爭本來亦不絕於日本歷史。豐臣秀吉下達禁教令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和信眾燒燬佛寺，可是佛教也曾是被排擠的外來宗教，日文有「蕃神」一詞稱呼之。佛教在公元六世紀傳入日本時，即遭到信奉神道的貴族物部氏反對，支持佛教的貴族則有蘇我氏。兩個氏族同為敏達天皇的朝臣，在經歷好幾代天皇後，蘇我馬子先後行刺崇峻天皇、擁立自己的外甥女為推古天皇，再誅殺長期政敵物部守屋，佛教才算透過政治力量在日本扎根。秀吉和及後來的德川幕府同樣是怕這種事情重演，尤其是發生過天主教民發動的一揆島原之亂後。

曾在信長麾下作戰的秀吉同樣知道天主教的威力，即使口上譴責天主教徒對傳統信仰不敬，他真正擔心的是天主教會發展成一向宗、真言宗般的宗教。統一日本是成為關白後的秀吉的要務，不能讓另一個僧兵勢力壞大事，更要避免日本像菲律賓群島一樣被西班牙、葡萄牙等教會背後的航海大國殖民。1587年秀吉第一次頒布《伴天連追放令》，下令傳教士離開日本，天主教大名要麼放棄信仰，要麼放棄大名的身份，成為平民。為了保持與外國商人貿易的獲利，實際上這次禁教令並未嚴格執行，公家沒有強逼教徒棄教，受洗過的小西行長還擔任秀吉征朝鮮的先鋒大將，秀吉也願意與已降為平民的高山右近保持朋友關係。

讓秀吉對教徒動手的導火線是1596年的聖菲利浦號事件，西班牙商船聖菲利浦號遇海難漂流到土佐，在掉落海的貨物誰屬的問題上與日本一方起爭執。船長向負責審訊的增田長盛展示了世界地圖，云日本這個小國孤陋寡聞，不懂按當時的國際慣例辦事。增田長盛便向船長問道，何以西班牙的國土可以這麼大，對方竟然誠實的答道，西班牙國王為了征服全世界，向世界各地派遣傳教士，再在歸順教民的幫助下殖民當地。征韓失敗，而且身體每況愈下的秀吉聽到此消息後大驚，一方面印證了他多年前的擔憂是正確的，另一方面促使他立刻檢討當年不夠徹底的禁教令。

為了以警儆尤，他下令石田三成捉拿仍留在京都內的方濟會傳教士和信徒處刑。秀吉的親信兼侍醫僧人施藥院全宗一心要恢復被燒的比叡山，一度列出長長的名單讓石田三成去逮捕，最虔誠的前大名高山右近更位列榜首。石田三成不想妄殺天主教徒，陽奉陰違地刪去高山右近的名字，將名單盡可能縮短，最終遭逮捕的人共計廿六人。這廿六人中最年長的六十四歲，最小的只有十二歲，徒步被押往長崎，以綁在十字架上被長槍刺穿兩腋的方式處死。雖然日本的傳教活動的確因此停滯或進行得更加隱蔽了，可是這起殉教事蹟在歐洲傳開來，直至1862年教宗庇護九世將這廿六人封聖，在羅馬也有為紀念他們而立的教堂。

## 完成鎖國

趕絕了教徒，同樣趕絕了貿易，德川幕府成立後曾經為了開拓財源放鬆了對天主教的限制，吩咐仙台大名伊達政宗造一艘大型帆船，由其家臣支倉常長率領使團出使西班牙、羅馬教皇國、法國及墨西哥。支倉常長於1613年從日本出發，他歸國時已是1620年了。他不在的七年間，日本已經歷翻天覆地的變遷了。首先是掌握實權的德川家康病故，繼任的秀忠和家光比家康更不信任外國人、二是英國及荷蘭等新教航海國家崛起，它們不利用傳教在日本開拓貿易，也與信奉舊教的西、葡兩國水火不容。1622年，違反禁教令載着西班牙傳教士到日本的朱印船被英國船隻俘虜，英荷與西葡在日本本土的利益衝突因此事浮面，導致德川幕府更加不信任所有基督宗教教徒。隔月幕府將55名教徒於長崎分別處以火刑及斬首，史稱「元和大殉教」。隨後幕府陸續關閉商館及與歐洲國家斷交，至1641年最後的商館——荷蘭商館遷移到長崎出島，整個鎖國制度終告完成。



·安土・桃山時代的世界地圖，  
出處不詳。

由聖方濟踏足日本至幕府完成鎖國，橫跨織田、豐臣、德川三家族的統治，他們對外來宗教的態度決定基督教的傳播，反之，基督教帶來了甚麼副產品也決定了這三個勢力在戰國時代的成敗。基督教在日本的傳教史同時也是日本戰國及江戶時代的外交史，傳教終止，外交也終止。待教徒能在禁教鎖國令的陰影下爬出來，昔日逼害他們的大名、關白、將軍的運勢也走到盡頭了，經過幾百年的交流、利用、打壓，最終得勝的還是信徒們，就像耶穌從墓穴走出來一樣。



# 武士之道

撰文：郭世孝

## —初探武士的死生之道

# 禪宗

「戰鬥一開始，大家都因為緊張，恐怖，激昂，而完全沖昏了頭腦，甚至眼前一片漆黑，大家在武器互擊之中，很不容易才清醒過來，分別敵我。」

《禪與武士道》～渡邊誠

這是引述自戰國時代的名將山中鹿之介對戰場的描述。在戰場中，作為一個戰鬥單位，武士需要時刻面對死亡的恐懼，恐懼的強烈程度，甚至會令久經訓練的人，眼前一片漆黑，無法視物，失去理智。螻蟻尚且偷生，那怕是最惡劣的環境，人總會有求生的慾望，也同時自然會產生對死亡的恐懼。

根據現代戰爭的統計，美國有12%的伊拉克駐軍、17%的阿富汗駐軍，曾經服用安眠藥或抗憂鬱症藥物，以緩解戰爭造成的壓力和痛苦。對古代的武士來說，並沒有相對應的藥物可以應付死亡帶來的恐懼與壓力，長年面對死生一線，武士的心理壓力可想而知。

有「世界禪者」之稱的鈴木大拙先生認為，自武士階級成形以後，禪的概念就已經置於其核心之中。禪和武士的結合，不單令武士的心靈得以成長，更有效地令武士道文化得以在以後的日子孕育發展。禪宗的傳入，間接為他們提供一套有關生死的心靈教育。

禪宗認為，人的身與心無時無刻都在變化，皆是虛幻，而正因為人的身心皆是虛幻，故無生也無死。鬆容面對死亡的辦法，並非不害怕，不恐懼，而是因為生死並無差異，所以沒有需要害怕恐懼，死亡的恐懼無從出現，無從感覺，自然從生死的枷鎖中得到解放。

故此，武士往往能夠鬆容就義，也導致世人普遍認為武士重死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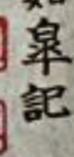
### 英名二十八衆句

建城 喜八郎

ぬらりかゝと茶をみる秋の怪文抄

尾治左衛門方々々々 刀引抜急激突戦弓削莊林等み  
方人の多勢のためは身もろくこれ共身の手疵ハ  
廿三ヶ処非道乃刃に敵まぐるも正徳五年霜月五日  
崇禪寺馬場の朝霜とつらさきさきえあー  
魂の緒も固より皇天まこととてつとせ助太刀  
成仕ーつらさきさきえあー  
つらさきさきえあーハ受ー手疵が基とあり  
つらさきさきえあーハ顛狂奇病とありーいのちもろく  
活よりはまろく生田傳ハの悪行からあたる人  
切腹せんにも遠城のまろくさるにちか  
手甲の甲のひり終るもろくさるにちか  
たのむ今錯轉動ーく從右腹切ー末世の  
悪名暴逆不道の身にむろく後代非義  
つらさきさきえあー

瀬川如臯記



錦盛堂



鬼上齋  
小方山筆

日本刀歷史 · 安土桃山時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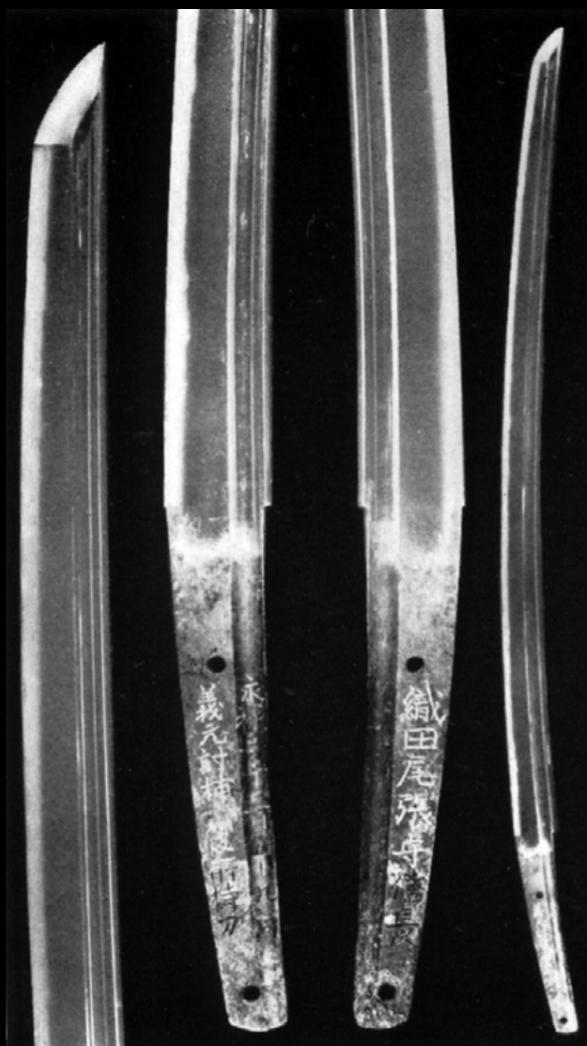
# 打刀的誕生



撰文：張志華

從戰國時代開始，一切變得更實用化。從之前「掛」在腰間的太刀，開始轉移到令拔打比較容易而「插」在腰間的打刀。佩刀也因應可能在室內戰鬥而成為大小二刀的配置。

在這個「下克上」的年代，之前以個人騎馬「一騎討」的戰鬥方法已經不合時宜。戰鬥更多的轉向以密集陣形，步兵戰為主的模式。集團戰中若使用長而笨重的太刀很不方便，而且容易使人疲勞。當時防禦的甲冑亦以輕便的腹卷為主，因此大概二尺二寸前後，以先反（刀身較直而物打的地方較彎）的打刀開始被大量的使用。有不少的太刀亦被切短並磨上而成為打刀，例如信長在桶狹間之戰捕獲今川義元的宗三左文字，便被改短而成為了打刀。



打刀的刀裝特徵在這時也開始形成。增強了強度的柄，鮫魚皮與柄卷的組合，為防止潮濕而塗上黑漆的鞘，以及在鞘加上栗形和返角來防止從腰帶中掉出來等的特徵亦相繼出現。

隨著戰爭的密度與強度不停的增加，武器裝備的需求也大量的提升。這段時間生產的模式也發生了變化，從過往小規模生產改變成為大量製造。其中的作坊以美濃的兼系刀工和備前長船「祐定」尤其出名。包括美濃的兼定，兼元，兼常，兼房，氏貞等，而備前的則包括則光，賀光，祐光，勝光，清光等。在這些工房出產的刀，有一些是名刀匠為武將，大名所做「注文打」的名刀，也有因大量生產而粗製濫造的出品。

在安土桃山時代，隨著南蠻人渡來及商業文化的興盛，刀具也開始豪華化。柄卷以金色或紫色為主的「糸卷太刀」開始出現。其鞘以金梨地，並以其擁有者之家紋，燙金或蒔繪等為裝飾。此類太刀多為武家儀仗用品，又或作為獻給神社的奉納品。

在豐臣秀吉的年代，本阿彌家被委派為刀劍的鑑定家。由本阿彌家所發出的「折紙」被公認為鑑定的權威，亦為日後評定日本刀價值的可能性提供了強而有力的基礎。

秀吉在天正16年（1588年）所頒布的刀狩令，命令農民交出武器，也比較明確地規定了武士佩刀的特權，也開啟了日本刀從殺戮的武器演變成為藝術品或寶物的年代。

參考書目：

- 《日本刀入門》，日本武具研究會
- 《日本刀。刀裝事典》，杉浦良幸



· 金梨子地系卷太刀拵兼元



撰文：顧曼翹

# THE SON AND THE SUN

大部份基督教題材的電影都以西方世界為舞台，或重新演繹聖經上的故事，因為基督教在世界其他角落的事跡大抵是尷尬的，拍出來恐怕要開罪很多人。雖然沒有像《基督的最後誘惑》般激起四方八面的抵制，馬田史高西斯今年的《沉默》還是拍出了天主教傳教史其中一段不爭實情——帶來災禍的高傲福音。

“And shall I show you their Dainichí?  
Behold. There is the son of God.”

故事講述兩位年輕神父聽到敬愛的導師在日本棄教的消息，為尋找真相冒死進入已實行禁教令的日本。長途跋涉到達日本的神父們上岸後幸好得到信教村民接濟，餓壞了的神父接過食物就囫圇吞棗，一直活在匱乏中的村民倒沒忘記餐前祈禱。神父起初一度被這些遠東信徒的堅持感動到，後來才察覺到他們的虔誠只是一種對形式的執着。



能夠與Rodrigues神父辯論的日本人，其實只有一直逼害信徒的平戶城主井上大人及其翻譯官。掌權的武士階層受過教育，又不用寄望到達天國才能過上好生活，他們比農民更有能力認真冷靜地思考天主教的教義，也看穿了農民的信仰停留在以有形儀式換取庇佑的層面，於是想出以踐踏基督形象的簡單方法使農民棄教。可是為什麼理應有更豐富神學知識的Rodrigues同樣拒絕踏繪呢？當被村民問到萬一真的要在踏繪和死亡之間選擇該怎麼辦的時候，他的答覆是應該踏繪保命，生命遠比那塊硬板重要。可是被同行神父Garupe嚴厲訓斥後卻沒堅持己見，被抓的村民後來即使肯踏繪也不敢向十字架吐口水，只有兩樣做全的吉治郎活命。

雖然Garupe神父這角色戲份不算多，他與其他角色的互動都展現了西方傳教士自高自大的一面，就像他的演員Adam Driver在星球大戰中的角色一樣，對自己的立場的信念很強又經常遷怒別人。吉治郎去找村民，留下神父們在山洞時，Garupe馬上咬定吉治郎要背叛他們；與村民相處一段時日後竟然抱怨他們無知、膽小又骯髒，對找尋導師Ferreira沒幫助；當談到導師的實況卻堅信導師不會向井上大人屈服；拒絕踏繪的後果他是心知肚明的，可他仍然要求村民不能踐踏聖像，還帶領祈禱給村民信心。Garupe忘記了村民和傳教士同樣是「人」，求生是人的本能，村民在這樣的困境下沒離棄外國人帶來的宗教，只求神父們批准他們向幕府撒謊保命；傳教士也不會因為上過神學院就有神通能事事靠祈禱擋災。Rodrigues准許村民踏繪但自己沒有跟着做，其實是未放下作為神父的尊嚴，正如城主井上所說，他的榮耀是以村民的痛苦換來的。



棄教後的Ferreira沒有再傳教，但也沒閒着，所指不是檢查宗教違禁品，而是在寺廟中的工作。他沒停止將西方事物傳到日本，只是醫學和天文知識取代了宗教，那是真正能改善人們生活的東西。禁教令下的村民盼望能有神父為他們主持各種儀式，年輕神父來到後他們的生活除了能施洗嬰兒、領聖體、告解等儀式就沒其他變化了，基督徒生活之於他們就是在農活以外參與一連串外來的儀式和供奉十字架、聖像等物品。神父們到日本一心只想施洗更多人及找到一個沒有棄教的Ferreira，不打算與當地人分享歐洲的知識。

在西方哲學或神學中，靈魂、天使、上帝都不屬於形而下世界，沒有質量也不佔有空間，針頭上可以站多少個天使這個知名提問正是為了探討天使和神沒形象的特性。既然不曾有形象，人又豈能損毀祂的形象？勉強能說外語的村民們當然不曾了解過抽象的神學問題，對他們而言上帝可能是大日如來或天照大神在外邦的化身而已。

# 載譽歸來

日本武道巡禮 2017

12月3日(日)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19291085355486>



「在香港日本國總領事館」認可活動